

高
瑛
著

我和艾青的故事



红得真，
红得纯，
像鲜血的凝固，
像缩小了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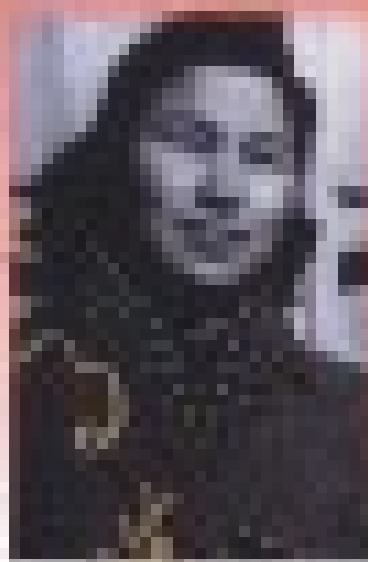
高瑛《红豆》

属他最多情，
爱上了谁，
就和谁缠绵一生。

高瑛《藤》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我和艾青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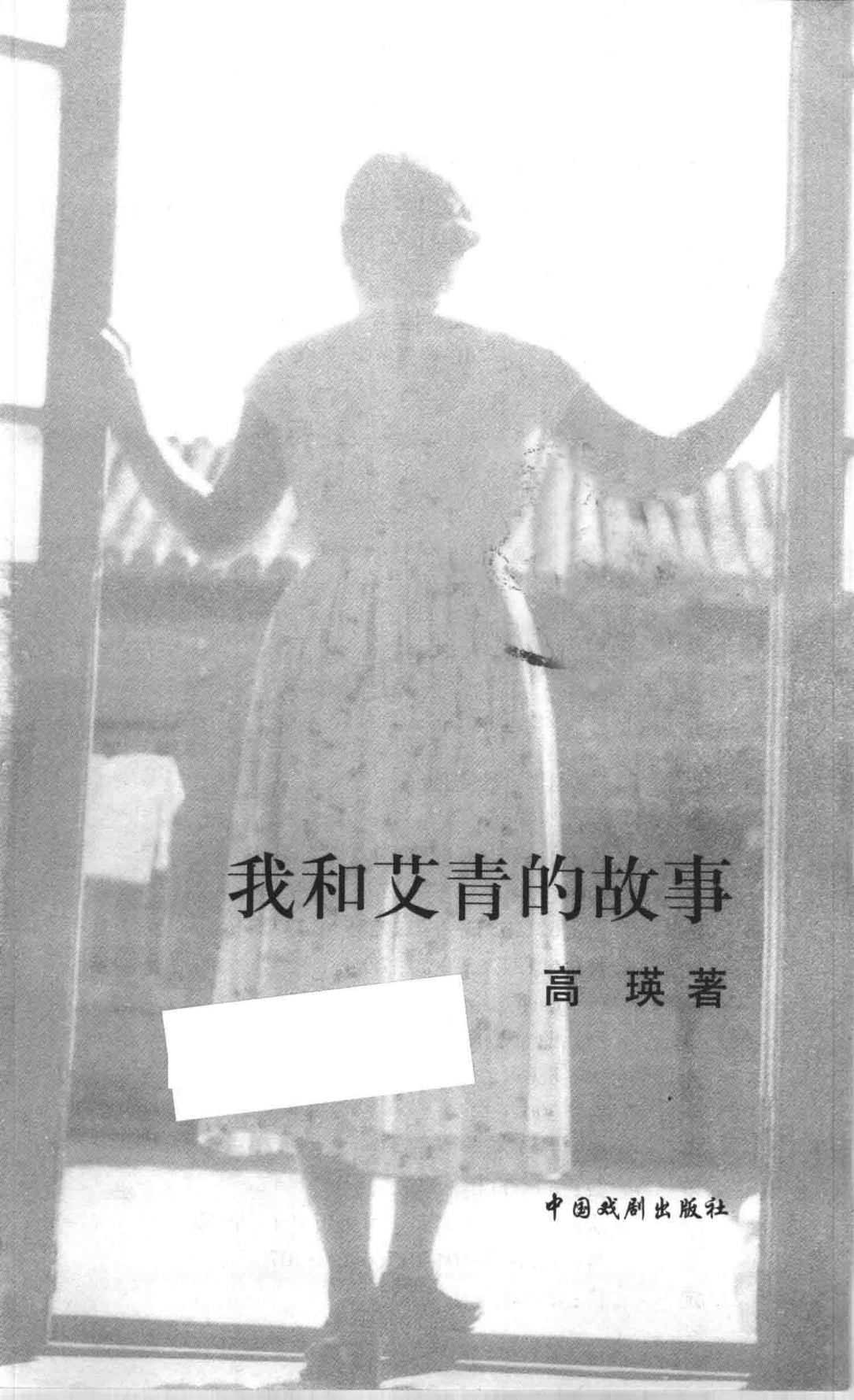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和艾青的故事

高 瑛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艾青的故事/高瑛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1

ISBN 7-104-01766-6

I.我... II.高... III.回忆录-中国-当代 IV.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0396 号

我和艾青的故事

高 瑛 著

策 划: 鲁 煤 艾 东

项目责任人: 李鸣春

责 任 编 辑: 郭媛媛 肖 楠

责 任 校 对: 刘学青

责 任 印 制: 冯志强

装 帧 设 计: 戈 人

出 版 发 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 任 发 行: 刘支京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6

电 话: 62110553 62127285 62137284

传 真: 62127285 62137284

电 子 信 箱: fxb@xj.sina.net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30 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1766-6/I·707

定 价: 28.00 元

序 一

一个被埋没的诗人

文怀沙

作为中国第一个走出国界的新诗人——艾青，一辈子写了不少诗，其中有不少众口交誉的好诗。新诗创作是他整个生活实践中最具辉煌的亮点，有艾青五卷集为证。

莎士比亚曾说过，只有在黑暗中才能使人产生对光明的向往，所以大多数人都习惯在夜间借着灯光写作。我认为太阳一出来，属于人的灵感之光就黯淡了。可是艾青不一样，他告诉我，黎明前一觉醒来，揉一揉眼睛，脑子里蘸满了露珠，那么晶莹、那么清爽，于是他开始写作……他喜欢写太阳、写火。文人笔下的美女往往伴着月亮的朦胧，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我特别欣赏“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中的罗敷——那个经得起太阳照耀的美女，艾青的诗堪与秦罗敷比美。

50年代初，艾青和茅盾主持《人民文学》时，将我的《屈原〈九歌〉今绎》发表在这个代表国家级的文学刊物上，这是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以新姿态在新中国的杂志上第一次亮相，也是有意识地让传统文学切入现代文学之林。作为主编者的茅盾和艾青真是有魄力。从那个时候起，我和艾青的来往就多了起来。艾青喜欢我吟颂屈原歌颂太阳的诗——《东君》。曾经有一段时间，艾青几乎每天都来找我。我是夜游神，经常后半夜才休息。艾青则往往后半夜就起床，上午八点左右完成了当天的

创作任务，九点多一点就来敲我的门。艾青说过：惊醒他的不是黎明，而是他对黎明殷切的期望。我苦笑着说：惊醒我的不是清醒，而是艾青对我疲倦的蔑视。我甚至于无可奈何地说：你是我生命的掘墓人。然后，我们会提着各自的小包开始上街观察“生活”……艾青是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人，堪称“形象思维第一流”。我的言谈常常在他那里获得延伸。有一次在一起喝酒，我说酒有火的性格，他马上形成诗句：“水的外形，火的性格。”我的语言是铁，经他一点就成金了。他善于用诗的语言浓缩繁琐的生活。

关于艾青和高瑛的婚姻有许多来自市侩意识的恶意中伤，而承受诽谤的主要一方是高瑛。艾青和高瑛之间，从相识到相爱，都是他俩自己的事，我并非介绍者。但从“一见倾心”到热恋的全过程，艾青都情不自禁地及时向我作真诚的描述。有时悄悄对我说着、说着……乃至被自己的热情沸腾感动得落泪。我曾善意地调侃诗人说：“为什么在我面前，艾青眼中饱含眼泪，因为他爱高瑛爱得深沉……”在他俩的爱情尚属保密期间，我就分担了他的喜悦，不仅是我，还有我的老妈妈，对艾青都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态度。高瑛成为艾青的妻子，只是因为艾青爱高瑛，高瑛也爱艾青，别无理由。他们的爱情，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绝非市侩们可以想象。艾青曾若干次把一些主动追求他的女性带到我母亲面前，都遭到老人家的反对（她观察人严峻得近似苛刻）。但当高瑛第一次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老人家和颜悦色攥着高瑛的手给以祝福，并且以老年人的睿智郑重地对艾青说：“只有这个女人能和你患难相处，共度一生。”果然有了后来的风雨同舟、生死不渝的四十多年。老人的预言丝毫不爽。高瑛是不会用艾青的诗去换稿费，而只会用囊中仅有的生活费去买回艾青诗篇的那种女人。她是一个轻财利、重感情的好女人。所以无论旁人说什么，我多年以来一贯支持他俩的爱情。

但，后来，我有些后悔了。

为什么？因为后来，我才读到了高瑛的诗。她是那种能让人感觉亲切的诗人。如果不是浅尝辄止，她能继续写下去，多么好！无须豪言壮语，摒弃五光十色。真诚、亲切，那是慈母般的温馨啊。不是壮美，而是优美。我们中国诗坛，这样的诗人并不多。正是由于成为艾青的妻子，高瑛的诗才萎顿了，成为一个被埋没的诗人。艾青得到一个患难相处、心魂相守的好妻子；中国诗坛少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我认为艾青在复出文坛后所写的《光的赞歌》就是一种补偿：是对被他笼罩下黯淡了的诗的精灵的补偿；是对高瑛作为他生命之光源的一种展现。

我忽然想起，有一次艾青对我说：“我记不清究竟是想起你才写《礁石》的，还是写礁石时才想起你的。”对于许多朋友来说，我对艾青的感情并不重要。如果我来写艾青，很可能会写出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艾青。

这部高瑛写的回忆，是真诚、朴实、可读的。作为传主的艾青是大家关注的，高瑛和艾青之间的故事是大家想知道的。我相信这部书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高瑛索序，拉杂写了这些。

2002年12月19日拂晓匆草

序 二

画出艾青的灵魂

骆寒超

艾青生前没有留下一本回忆录，我当年曾建议过他写一写，但他认为自己一生的是非功过评说的最好依据还是作品，因此不想写。这样的考虑自然也有道理。不过正像文学生态学所启示于我们的那样，艾青若能把自己一生经历——特别是其中鲜为人知的内容公诸于众，后人对他人品和文品的估价无疑更为有利。可惜这位“中国诗坛泰斗”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遗憾，就告别人间了。

值得庆幸的是：艾青夫人高瑛从“四十一年夫妻缘”这个角度，写下了一本《我和艾青的故事》。这可是高瑛以见证人的身份，为建国后艾青近五十年大落大起、大悲大喜的人生历程提供的一份贴近本色的记录。全书六十个“故事”，全是通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日常生活描绘来凸现艾青的。所以，它称得上是一本写艾青后半生的传记。

提起传记，总会令人想起它的使命是人生行迹、历史事件有系统的记载吧！至于其他方面的要求，似乎并不十分重要。这本“故事”却并不全如此。它对艾青的人生行迹及围绕这行迹的历史事件当然也写了，但重心却放在另一个方面：画出艾青的灵魂。

高瑛所画出的“艾青的灵魂”首先显示为诗人在纷繁复杂

的人世间由爱与憎交织而成的铮铮铁骨。艾青所爱者是真善美，所憎者是假恶丑，至于显示生活中，他这种爱憎之情则是体现在“讲真话”的行为上。正是这一行为，使他屡遭不测厄运经年。例如他因为对不断挨整的丁玲抱不平、仗义执言，讲了几句真话，竟也被网罗进所谓的“丁陈反党集团”，打成右派，放逐到北大荒和戈壁滩，落得个以打扫连队厕所为生、住地窝子度日。面对假恶丑的淫威百般凌辱，艾青却依旧能保持一个革命诗人光明磊落的精神、豁达坦荡的胸襟，不卑不亢地应付、忍辱负重地承受。等到拨乱反正之日终于到来，假案错案得到平反，人的尊严得以恢复，他唱着“归来的歌”重登诗坛后，他又以宽宏大量的姿态，送给周扬、徐迟等“俱往矣”三个字，以“一笑泯恩仇”。艾青历尽坎坷，尝遍世态炎凉而仍能顾全大局、不计前怨的这种精神，都在这本“故事”中得到了细致、生动的表现，从而画出了艾青的灵魂中铁骨铮铮的一面。而夫人高瑛，则是凭着四十一年“夫妻缘”中切身感受，以及原生态的材料来“画”的。所以，像《引火烧身》、《北大荒》、《爸爸你不是右派》、《地窝子》、《割疝气》、《祸从口出》、《我哪里都不去了》等“故事”所提供给我们的，全是真挚贴切、感人肺腑的内容。

但艾青的灵魂在高瑛笔下不单是铁骨铮铮的，也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也就是说：在这些“故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艾青对真理人生有虔诚的追求，也能看出他是一个极典型的性情中人，对爱情痴得可爱，对家庭恋得执著。艾青和高瑛“四十一年夫妻缘”，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可说是布满着风风雨雨的。只要读一读《不破不立》、《公开的秘密》等，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结合是经受过难以想象的社会阻力的。虽然这些阻力后来全被冲破了，他们终于建立起了温暖的小家庭，但美满的日子没过几个月，1957年不平凡的夏天竟使艾青遭受到灭顶之灾，株连到产后不久的高瑛也退团、退職。从此，他们告别

北京丰收胡同温暖的家，抱着孩子，浪迹于北满森林、戈壁荒滩。不论是大饥荒的60年代初，还是“文革”十年扫地出门、流放“小西伯利亚”的时期，高瑛则始终跟着艾青、带着儿女、相依为命。可以这样说：使艾青这颗在政治寒流中已经冻僵的心，还能获得些温暖、人还能挺过来，其支撑的力量可不是别的，是高瑛对他坚贞不渝的爱情。只要读一读《不测风云》、《为了眼睛》等，谁能不为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爱情而动容。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免不了会产生些口角，但最终总是以“大哥哥”认错、“小妹妹”让步式的喜剧告终，这就十分传神地勾画出了他俩爱到痴时的神态。我特别要提一提《卖烟的故事》等作，它们所流露出来的艾青的情怀，使人感到一个完全平民化的而非高踞神坛的痴情诗人进入我们中间来了。

这本“故事”除了画出艾青的灵魂以外，读罢全稿，我还有一个印象：好像高瑛无意于写一本书，而是在怀念亲人中为排解伤感的心境做着一场又一场的自我倾诉。所以全稿有细致中的自然，自然中的质朴，质朴中的亲切。惟其如此，才使“我和艾青”的形象都显得真切动人。大概这种由亲切感带出来的真切表现，正是这本系列散文的美学风格。但也值得提一提：高瑛创作中的这种质朴自然，并不意味着她无意于追求多姿多彩的散文创作技巧。不是的！她很能抓散文创作“形散神不散”的艺术表现策略，画艾青的灵魂就是不散的神。因此，全稿所涉及的一切几乎全是围绕着画艾青的灵魂而展开的，并且，她还让各个“故事”之间的连接既按时间顺序作自然而然的组合，却也顾及生存命运演变的总体情节在转折、倒装的组合关系中做破坏时间顺序以造成跌宕起伏的安排。因此，这一本由系列散文组合成的回忆录，可说是具有大巧之朴的特色的。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大巧之朴，也强化了《我和艾青的故事》的阅读亲切感，更进而强化了它的审美功能。

话还得说回来，《我和艾青的故事》大概无须在审美价值上

和其他散文家之作争个长短的:它更大的价值似乎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份有关艾青建国后浮沉岁月中真实的人生档案。高瑛在《书后语》中曾说:“写历史回忆性文章,‘真实’就是文章的灵魂。”因此她在这本书中,凡涉及到与艾青有关的人和事,总在力求真实。的确,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我当年和艾青闲谈中也略有所闻。惟其如此,才使高瑛在《书后语》中敢于这样说:“有的故事里,难免写到想避却避不开的人和事,但愿都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往事。”大概这里也渗透着艾青一贯提倡的“讲真话”精神。

由此看来,《我和艾青的故事》在认识艾青、研究艾青方面,还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单就这一点,我们也得感谢艾青夫人高瑛了。

2002年12月15日晚

写于 杭州西子湖畔栖霞岭下



往事从她的笔下流出……

目 录

- 1 序一 一个被埋没的诗人 文怀沙
4 序二 画出艾青的灵魂 骆寒超

- 1 人生迈错的第一步
5 窗户上那双眼睛
12 我轻信了他
16 不破不立
20 从楼上到楼下
25 城外桃源
30 公开的秘密
33 我失去了工作
38 分娩
42 聂鲁达
45 引火烧身
51 我被迫提出退团
54 石光，他是谁？
58 北大荒
64 爸爸，你不是右派
69 醋坛子
73 我的父亲
77 马蜂窝捅不得

80	艾青与鹿
84	儿子未未
88	去新疆
94	秋收
98	挥不去的烦心事
105	人不能喝西北风
108	不测风云
112	地窝子
116	“三八”队
121	一句谎话
124	割疝气
127	为了眼睛
131	吃猪脑的故事
137	艾青的画
140	聂华苓推开了我们家的门
146	我不是诗人
149	祸从口出
151	丹娜
154	难忘的小事
159	艾青的十封家信
181	匿名信
186	重访巴黎

196	卖烟的故事
199	爱荷华信简
209	爱荷华“中国周末”
213	为了安慰
216	一双小鞋
218	艾青与画家
225	知己
232	戒烟的故事
239	“避风港”
245	忘不了过去
251	蛋糕
253	艾端午
262	他是伯乐
268	八十换骨人
276	我哪里都不去了
282	手
288	潜移默化
302	我们家的大救星
316	皈依佛门
321	书后语

人生迈错的第一步

1951年，婚姻法还没有公布，我还不满十八岁就和谭谊结婚了。

我们都在哈尔滨松江省鲁迅文艺工作团工作。我是舞蹈演员，他是创作组组长。

我和谭谊都是山东省胶东人。因为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在这里遇到了同乡人就格外地亲。

谭谊比我大十二岁，像个老大哥，处处照顾我。那时是供给制，吃大锅饭。我生病了，他就想法煮几个鸡蛋给我吃，我非常感激他。

1950年秋天，谭谊去沈阳参加东北文代会回来，把大会送给他的纪念册送给了我，里边夹着一封信。我打开一看，吓了一跳。他在信里说，要把我们的同乡关系往前发展一步。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从此就躲着他，怕见到他。

作为同乡关系相处，我喜欢他；作为未来的丈夫，我不爱他。他缺乏阳刚之气，不是我的意中人。

他看不见我了，就托团里的潘青给我做工作，让他开导我、说服我。

他约我谈谈，我回避不了啦。

他说我一来到团里，就爱上了我。

我说：“终身大事，得问问父母。再说我还太小，没到谈婚姻的时候。”建议他另找别人。

他说：“另找一个还是你。”

1951年春节前，我们下乡演出回来，谭谊对我说：“我写了报告，组织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他已经把我的东西搬进了新房。我无奈，爱面子，心太软，没有退路了。第三天，就稀里糊涂和他结婚了。

结婚那天，我穿的是一身黑服（黄军装染的），团里舞蹈队的刘新对我说：“看你这身打扮，哪像个新娘，倒像个寡妇。换一套衣服吧！”

终身大事，没有给我增添什么喜悦，倒让我想起常听说的一句话：结婚如同进入坟墓。

谭谊曾经对我说过，他在老家只有一个母亲，她年轻守寡，后来到上海给人家当保姆。解放后回到老家，在村里做妇女工作。

谭谊阑尾发炎，住医院做手术，我拆开了他母亲的来信。信中说：“家里那个人已经走了，嫁给一个皮匠……”我的心“咯噔”一下，想：“那个嫁了人的人是谁呢？”这时我想起，谭谊曾经对我说过，为了尊重对方，互不拆信。当时我们都在革命队伍里工作，过着集体生活，都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家都在外地，能收到的信也都是家书。

我拿着信，跑到医院，问谭谊：“那个嫁了人的人是谁？”

他说是他大爷的女儿。

我看出来他是在说谎，就说要给他老家的农会（那时还没建立村政府）写信，调查这件事。

他说：“写就写吧，随你的便。”

第二天我去医院，谭谊问我：“信写了吗？”

我说：“今天就写，当着你的面写。”

他说：“算了，不要写了，我和你说清楚吧。我结过婚，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结婚不久我就去东北了。”